
刘公案

列位明公 善恶都有报应。狗肉王屈杀何氏，天理难容。恶贼半夜杀人，此事谁能知晓？就是龙图出世、海刚峰，也难断这件公案。他那时神鬼的催逼，有一个冤家对证。诸公想是谁？此人姓李，排行第九，是一个半憨子。哥哥早死，并无有六眷三亲，只有生身之母，又是个寡妇。陈氏娘儿两个，甚是贫穷。这一天，李傻子跑肚，蹲在街上出恭，瞧见狗肉王回家进房，傻子把稀屎撒完，系上裤子，口中不言，心中暗想。

这李九，稀屎拉完街上站，腹中只觉空又空。忽然想起一件事，自言自语把话明。说道是：“常听老年人言讲，狗肉补肚子，这方法更灵。刚才狗肉王回家转，我何不，赊斤狗肉把饥充？”这李九想罢不怠慢，迈步如飞不消宁。登时间，来至王八的窗儿外，只听说话是妇人声。正是那，鬼使神差傻李九，忽然间，他伶俐又聪明，站在窗外身不动，侧耳留神往里听。只听毛氏把夫主叫：“为何你浑身血点红？”狗肉王，摆手说：“别嚷！贤妻留神仔细听。”这囚徒，冤魂缠绕说实话：“不必你心中害怕惊。只因我出城来得晚，带酒回家把路错行。走到李宅的场院外，瞧见那，孙兴的房中还点着灯。是我疑心有坏事，跳过墙去看奸情。推门惊醒那何氏，他把我，当作李家大相公。谁指望，将错就错图欢乐，那知泼妇不依从。抓起钢刀将我砍，拙夫一见动无名，上前夺刀他就嚷，倘若是，惊动街坊了不成。我也是，事急杀人图灭口，割下头来在肉桶内盛，扔在粮店他后院，因此浑身带血红。咱们吹灯快睡觉，你我倒要做撇清。明早人命官司犯，竟是无头案一宗。粮店后院有脑袋，场院房内有尸灵，李文华与赵子玉，他两个，这一场官司打不清。我杀泼妇无人晓，神鬼不知我做得精。别说官司难以审，就是那，铁面的包公也断不清！”凶徒说罢凶人的话，毛氏闻听脸吓青，手脚麻木浑身软，半晌开言把话云，低声只把“天杀的”叫：“大祸滔天别当轻！因奸杀人还是死罪，犯了官司了不成。缘何又将人头扔？遗祸给粮店狠又凶。赵子玉，与你何仇恨？你竟是，借剑杀人不见红！皆因素日不赔米，小事变为大祸星。吃酒行凶谁似你？冤家竟是狠毒虫！倘或犯出人命事，那时后悔总是空。”毛氏狠骂他夫主，凶徒后悔在心中。只说“贤妻咱且睡”，上炕脱衣吹灭了灯。二人在房内说私话，李傻子闻听说“了不成！”

第五十一回 赵掌柜避祸反招灾

李傻子在窗户外，听得明白，吓得魂不附体。眼看着房中将灯吹灭，狗肉

王、毛氏都睡了觉咧。李傻子看罢，不由心中害怕，一声儿也不敢言语，轻手蹑脚儿，走不多一时，来到自己家中，慌忙将门插上，把桌上残灯剔亮，悄语低言，说：“妈妈，刚才我在街上出恭……”就把遇见狗肉王回家，他要去赊狗肉，王八杀何氏，人头扔在粮食店的话，前前后后，告诉他妈妈一遍。陈氏闻听，不由心中害怕。说：“九儿，这个话，外头千万不可言语。你要信嘴胡说，叫差人听见，把你拿了去咧！”李傻子为人老实，最能顺母。听娘的言词，如同圣旨。李傻子说：“妈呀，狗肉王杀人，我偿命不成？”陈氏说：“与你无干，休要胡说！快些脱衣睡觉罢。”说罢，娘儿两个安歇不表。

且说粮食店里的伙计，有一个姓宋的，名叫宋义。天还未亮，他就起来要出恭。来到后院之中，褪下中衣，刚要蹲下拉屎，猛一抬头，瞧见那边有一个物件，圆咕圪的，像一个西瓜。走到跟前一看，吓了个目瞪口呆——原来是一个人头——乍着胆子，留神细看，说：“奇怪！这倒像孙二嫂子的脑袋。是谁杀死，将人头扔在此处？我想这个凶手，定与财东有仇。我去报知老赵，看他是个什么主意。”

说罢，他拿了些干柴，盖上了人头，迈步走到前边，正遇着财东赵子玉打卧房内出来。宋义一见，面带惊慌，说：“掌柜的，咱到后边，我有句话说。”赵子玉见宋义变貌变色的，就有些疑心，并不再问一问，来至后院的墙下站住。宋义悄语低言说：“掌柜的，不好咧！祸从天降，如何是好？”赵子玉闻听，不由得发毛，说：“伙计，有什么祸事？告诉我。”宋义说：“刚才我到后院出恭，瞧见一个女人的脑袋。”赵子玉闻听吃了一惊，非同小可。说：“伙计，果然是真？”宋义说：“这也撒谎？我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竟是李财主家的管事长工——孙兴的妻子何氏月素！不知被谁杀死，把脑袋扔在此处，还算造化，幸亏我看见，不肯声张，怕街坊闻知，掌柜的，你难逃有罪。无奈何，拿乱草盖上，悄悄儿的告诉你。”说着话，一伸手，把那乱草拉开，露出了何氏带血的人头。赵子玉为人老实，胆子最小，只吓得面似金纸，浑身打战，体似筛糠。

赵子玉，为人多忠厚，怕打官司花费银。瞧见人头都是血，害怕发毛脸似金，往后倒退抽冷气，战战兢兢掉了魂。拉住宋义叫：“伙计，大祸滔天怎样禁？是谁杀了孙二嫂，扔在我家后院存？有意安心坑害我，不知犯法是何人？我与他，什么冤来什么恨？素日间，并无得罪于街邻。这一报官先问我，如何分辨论清浑？人头现在我的后院，孙兴必定要搜根。他要赖我奸杀的事，倒只怕，理正情屈假作真。人命官司无头案，定然要，严刑

拷打审凶身。受刑不过屈招认，做了无头怨鬼的魂。是谁杀人我偿命？横死不能入祖坟！”宋义手拉赵子玉，悄语低言把话言。

赵子玉怕打官司，宋义又要就中取事，想账图财，手拉财东，悄语低言，说：“掌柜的，你别害怕，咱俩商量。眼看大天大亮咧，难以干事。素日你老人家待我甚好，吾是无恩可报。掌柜的，你别着急，这件事情交与我。”赵子玉忧中化喜，说：“宋伙计，你有这样好心，替我了事，吾无补报，感谢你百两纹银。”这个赵子玉虽然识字，文理上不通，买卖的人，那晓得律例？杀人事假，移尸情真。按律治罪，还有个冲发。赵子玉竟没有主意，倒把宋义的拙见，倒当了良谋。说：“伙计的主意不错，天已待中亮咧，不可挨迟，咱们快去干事要紧。”

说罢，二人并不怠慢，找了个粪箕儿，将人头背起，往外而走。来至野外刨了个坑，刚把人头搁上，才要动手去埋，忽听那边有人说话：“宋二叔，你们埋什么呢？”说话之间，来在一块儿。宋赵二人闻听，举目一看，原来是西边的街坊王兴立儿子，叫王保儿。一早出来，背着筐子拣粪，才交一十三岁。赵子玉还未开言，宋义先说：“你去拣你的粪去！”王保儿闻听，说：“我偏不去！我偏要看！”一边说话，一边往前走。来至坑边之上，他站住身形，往下一瞧——是一个血淋淋的人头！王保说：“好的，怪不得叫我瞧。你们杀的是谁？宋二叔告诉我呢！”宋义闻听，说：“保儿，不要嚷，叔叔明日请你。”宋义一边说着话，一边打主意：“不好，这个小冤家既然瞧见咧，他岂有不告诉人的么？那时犯事，赵子玉杀人是假，我移尸埋头是真。这件官司，倒闹到我身上来咧！也罢，事到其间，也说不得咧。生米甃儿——舍着做罢！我何不给他个冷不防，一■头将他打死，连尸首和脑袋，一共掩埋。小保儿灭了活口，再有谁来与我対证？”宋义想罢，心一横，杀星就附体。恨在胸中，笑在面上，说：“小业障，今只埋个东西，你偏要看。又不是私盐包子，怕你拿什么抓头不成？混帐孩子，爱看，请看！”嘴里搭讪着，将身一闪，搁下铁锹，一弯腰，把■头抓起，小保儿不知是计，只顾两眼往坑里瞅着，宋义一见，并不怠慢。

宋义一见不怠慢，杀星附体把心横。两手慌忙扬铁■，照着保儿下绝情。只听“叭■”一声响，天灵打碎冒花红；“咕咚”栽倒尘埃地，两手扎煞足又登。吓坏了粮店赵子玉，埋怨宋义擅行凶：“怕打官司才埋脑袋，为何你，又害了保儿命残生？倘或犯事倒有罪，性命只在刀下坑。”宋义摆手说：“不怕！打死冤家灭口声。神鬼不知道这件事，那有事犯到公庭？掌柜别毛快动手，大家用力去刨坑。埋了冤家绝祸害，咱们回家保安

宁。’赵子玉点头说‘的是如此。’二人说罢，不怠慢，登时间，死尸人头埋一处，他二人，欢欢喜喜转家中。按下此事不用表，再把那，宗婆子明一明。一见天亮不怠慢，径奔场院往前行。登时来到草房外，窗前站住仔细听，‘鸦雀不动无声息，宗婆子，轻轻咳嗽三两声。悄语低言呼‘二嫂’，又叫风流‘大相公，天已大亮快些起，暂且分手再相逢。’连说几遍无人应，不由心内暗吃惊：‘他俩睡觉如小死，怎么做，送暖偷香这事情！’着急舔破窗棂纸，往里举目看分明，床上并无人睡觉，地下倒有个死尸横。项上无头光腔子，血水喷流满地红。宗婆子看罢‘吓杀我！’战战兢兢脸靛青，掉转身躯往外跑，穿过夹道往后行。一直径扑上房去，他把那‘相公娘子’叫二声：‘大相公杀死孙二嫂，现有那，凶器钢刀刃带红。娘子快些拿主意，问一问，行凶的大相公！’宗婆子，说罢前后其中话，这不就，吓坏了佳人赵素容。

第五十二回 何氏夫孙兴巧告主

李文华的妻子赵素容，闻听宗婆之言，吓了个惊魂失色，随即打发人，把李文华请了来，就将宗婆子之言说了一遍。李文华闻听他妻子赵素容之言，登时间魂飞魄散，面如金纸。他也将他无去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宗婆子说：‘大相公，常言说的好：人要睡觉，如同小死。想来必是贼人偷盗进房，瞧见何氏貌美，求奸不允，怀恨杀死，才把脑袋割去——倒是没有人头。我竟有个主意：等孙兴回来，瞧见尸首，不知是谁杀死他妻子，必定大哭一场，将此事告诉家主。大相公明知故问，就与他出个主意，不过是通知地方乡长，写一张报呈，到县里去递，只说是夤夜贼人杀死何氏，求官府批准访拿凶手。只等查出死鬼的人头在谁家，谁就是凶手，拿他偿命，与咱家无干。’李文华闻听，忧中带喜，说：‘此计大妙。’按下此事不表。

且说孙兴与李文华要帐回来，将帐目交代明白，来到场院的后门站住，用手击户，‘拍拍拍’，敲够多时，不见答应。无好气，自言自语说：‘日出三竿，还睡呢！叫着也不醒，等我端下门进去，瞧瞧是什么缘故。平素不是这样人，为何今日这么懒？必有些岔事。等我端下来，进去看个明白。’说罢，‘叭！咕咚’连声所响，把院门端开，复又安上，这才迈步往里而去。来到卧房门，用手赌气将门一推，说：‘半天晌午咧，不睡咧！’也不听有人答应，推开房门走进屋，举目一看，只见一个死人躺在地下，浑身是血，普遍通红，吃一大惊。留神细看，竟是他的妻子何氏的尸首，项上无头！登时间主意全无，也顾不得哭咧，

说声“不好！”转回身来，朝外就跑。

孙兴说罢不怠慢，迈步翻身往外行。一边嚷叫一边走，两泪千行大声，怪喊怪叫“坑死我！是谁昨夜时行凶？杀死我的妻子在房内，人头割去影无踪。邻居街坊帮助我，快拿凶手莫放松！”哭哭喊喊跑得紧，众人闻听吃一惊。乱哄哄来问：“你别胡说撒酒风！是谁行凶杀命正？人命官司别当轻！”孙兴闻听呼“列位，你们不信同我行，大家去看真和假，竟是一桩岔事情！割去脑袋尸首在，不知凶手姓与名。”邻居闻听耽不住，说道是“快见李家大相公！他的场院是房主，必得叫地方同去递公词，禀明县主拿凶手，这一场，人命官司了不成！”众多乡邻跟着走，同定那，苦主尸名叫孙兴。不多一时来得快，李家的宅门面前横。见了管家说一遍，李固闻听不消停，迈步慌忙往里跑，上房中，回禀家主大相公。他把那，孙兴的事情说一遍，李文华闻听假吃惊。他说“怎么有这样事？人命干连别当轻！”吩咐那，孙兴快把地方请，一同保正验个明。李管家答应朝外走，来到那大门以外见孙兴。就把那，家主的言词说一遍，孙兴与邻居不敢停。登时间请进地方人两个，同到场院看分明。则见那无头的尸首地下躺，一把钢刀带血红。众人瞧罢齐商议：“咱们速速的写报呈！”孙兴一旁号啕痛，说道是“屈死的妻儿快显魂，捉拿凶手将仇报，为夫的就死黄泉也闭睛！”孙兴疼妻哭又喊，何氏的冤魂暗中听。冤魂附上一只狗，猛然间，跑进了孙兴的住房中。满屋里混闹横蹿跳，把一个，梳头匣登在地流平。忽然一阵旋风起，遗书乱起在空中。孙兴正哭抬头看，字纸一张地流平，不由疑心忙拾起，举目留神看一个明。

孙兴抬起何氏的那一封遗书，留神细看，认得是他的妻子笔迹。从头至尾瞧了一遍，才知道是奸情之事，只当是李文华行凶，那晓得狗肉王害命！孙兴虽是愚民，倒还粗中有细，就把遗书叠了一叠，掖在袖内。口中不言，心中暗想“我如今要说破李文华因奸杀命，他定然不认，那还是小事，倘或使人前来，将这书字夺了去，那时节叫我何以为凭？有咧！目下我且不说破，同他们递报呈，到了衙门回话，见官的时候，我就当堂喊冤，将遗书递将上去。人命重情，不怕官府不准。古语常言一句话：一字入公门，九牛拽不出。现有遗书赃银为证，他就有万贯家财，也难买朝廷的定例。因奸杀命，按律抵偿。杀了仇人，方解我心头之恨，以表何氏的节烈芳名。就是这个主意。说罢，打开皮箱，找出那二十两冤孽银子，用遗书包裹，装在兜肚之内。收拾已毕，走出房门，倒扣上

锁，一同地保径奔句容县而来。

一路无词，来到县衙的门首，正遇王知县升堂办理事。尸亲、地方、保正等，并不怠慢，一齐上堂，公案前跪倒叩头，先就回话：“禀太爷在上：北门外，离县城十五里，有一村，这村中有一富户，姓李，名叫李文华。他家场院，住着一家姓孙名叫孙兴，他的妻子何氏，名叫月素。因奸不允，事出在黑夜间，何氏不知被何人杀死，人头不见。小人的身当地方，不敢不报。”句容县的知县王守成闻听地方之言，吃了一惊，开言便问。

知县座上开言道：“地方留神要你听：将人杀死头不见，此事其中定有情。”开言又把尸亲叫，孙兴下面应一声。知县说：“何氏月素是你妻子，被人杀死你岂不知情？本县当堂从实讲，但有虚言我定不容！”孙兴见问腮流泪，说道是：“老爷留神在上听：小人的无限冤枉事，青天台下细禀明。小的本是庄农汉，公义村李家做长工。我只说，恩东情义深似海，谁知道，他家万恶行不公。因见小人妻何氏，一心要把亲事成。小的的妻子多节烈，生嗔动怒不依从。恶贼毒计难成就，百计千方总落空。谁知道，贪淫好色真大胆，暗地又定计牢笼。叫他家人宗婆子，花言巧语对我妻云：先给纹银二十两，事成再找银一封，若还不依就使硬，要把我夫妻送县中。无情拷打逼身价，何月素，无奈只得假依从。自己亲写一封字，他把那一往从前尽写明，留与小人为见证，好与伸冤雪恨凭。谁知李文华多万恶，果然此夜到家中。我的妻，至死不依奸情事，恶贼一怒下绝情。囚贼杀死妻何氏，人头拿去不见踪。小人这段冤情事，望乞青天判断明。现有这，何氏留下亲笔写，二十纹银可为证明。”孙兴说罢将头叩，王知县，有语开言把话明。

第五十三回 李文华无奈招死罪

且说王知县闻听孙兴之言，往下讲话，说：“何氏笔迹，现在何处？拿来本县观看。”孙兴叩头，说：“现在小人的身上。”说罢，慌忙打怀中取将出来，连那二十两银子，两手高擎，书吏接将过去，递与王知县。知县先将书字展开，仔细观看，上面写的言词，与孙兴口诉的事一样。王知县又问，说：“孙兴，这个字迹，乃是你妻子临危写的。那时节你又没在家，及至你回来，你妻已经亡故，这个字迹，如何到了你手？莫非你与李文华有仇，写假字，你冤赖于他？人命关天，非同小可，若有虚情，法不容宽！”孙兴磕头，说：“青天老爷在上：小人的妻子留下此字，收在梳头匣内。小人回家时，见妻子被人杀死，正然悲痛，谁知道

何氏的冤魂不散，起了一阵旋风，一个疯狗，跑进来屋内，把梳头匣登开，将此书掉在尘埃，小人抬起观看，才知道其中的备细。望乞青天从公判断，愿老爷公侯万代。”王知县闻听，眼望着地方、保正，开言说：“你们这些奴才！地面上有了这样人命，你们何不把房主李文华带来？一定你们受了他的钱财，前来欺哄本县！”王守成说罢，冲冲大怒，吩咐左右：“先将地方、保正，每人各打二十大板，然后锁起来，等本县审明，按例治罪。”地方、保正闻听此言，吓得魂不附体，不住磕头。众青衣不容分说，把二人拉下去，打了个皮开肉绽，这才放起，上了刑具。王知县发签一支，差人两名青衣，即刻锁拿凶手李文华到县听审。暂且把一干人犯，带在一旁听候发落。王知县发放已毕，退堂歇息，不再表。

且说这两名青衣，奉本县之命，不敢怠慢，出了北门，一路而来。到了公义村中，到李文华家的广梁门首，外边见了李管家，就把县主之命，拿人的话说了遍。李文华闻听，吓了个魂飞魄散，面如金纸。说：“李固，此事怎好？”

李文华，听罢管家的一席话，不由着忙惊又惊，迟疑半晌才讲话，说：“李固留神要听你：县里既然发签票，少不得衙门走一程。”说罢连将衣裳换，迈步翻身往外行。来到大门把青衣见，两个人，二十两纹银略表情。公差卖法不上锁，三人一同奔县中。说话之间来得快，进了句容一座城。十字街中朝西拐，衙门不远面前横。两个公差腮含笑：“李大爷留神在上听：眼下屈尊把刑具戴，我们好交差见县公。”李文华闻听说：“罢了，见官必得要戴刑。”二人听说不怠慢，这不就，锁上李家大相公。二人这才打禀帖，王知县，闻听立刻把堂升。登时三人朝里走，来到堂前跪在尘。两个衙役忙回话，说：“太爷留神在上听：凶手带到公堂上，太爷细问就里情。”知县闻听手一摆，两名公差站在一旁。王守成座上开言叫：“李文华留神要听你：你为何，因奸不允伤人命，杀死何氏女妇人？快快当堂来招认，但有虚言我定不容！”李文华磕头尊：“县主，太爷留神请听明：小人并不知这事，父母为何叫招承？”知县闻听冲冲怒，说道是：“可恶奴才要你听：花言巧语哄本县，想要不招万不能！”吩咐左右把夹棍看：“夹起这囚徒胆大的精！”衙役闻听不怠慢，夹棍拿来摺在尘。不容分说齐动手，按倒李家大相公，动手拉去鞋和袜，两腿入在木棍中。知县吩咐将绳拢，下面青衣应一声。李文华：“哎哟罢了我”，顶梁骨上走真灵。有一个差人喷凉水，李文华苏醒把二目睁，大叫：“县主真冤枉，覆盆之下有冤情！小人

并未杀何氏，望青天，秦镜高悬判断明。”知县闻听微冷笑：“万恶囚徒了不成！”

王知县闻听，冷笑开言，说：“李文华，料你也不肯善自招承。你瞧瞧这是什么东西？”说罢，将何氏的遗书，连那二十两银子，往下一摔，扔在堂前。李文华拾在手内，瞧了瞧，不由得腹内着急，说：“太爷在上，小的回禀……”李文华就把那“见何氏起意，使宗婆子说说，送银子情实。小的到了晚上，自己思想这件事损阴坏德，小人倒后悔。所以倒无去，并不知何氏被谁杀害”的话，说了一遍。王知县闻听，如何肯信？往下开言，说：“李文华，你这话欺哄本县，就是那三岁孩童，他也不信。你既然使人去说说，又送银子，岂有不去之理？想来必是何氏不从，你一怒，将他杀死。人头现在何处？快快招来！免得你皮肉受苦。”李文华闻听，说：“青天老爷在上：小人并未杀人，叫小的招什么？”王知县闻听，冲冲大怒，吩咐左右：“快些加刑！”众青衣齐声答应。

李文华本是富家子弟出身，如何受得这样官刑？这方才一夹棍，把魂都夹冒了！又听王知县吩咐“加刑具”，吓得他魂飞魄散，说：“县主在上，不用加刑了，小的情愿招承。”知县闻听，冷笑开言，说：“那怕你不招！”李文华无奈，只得屈招“何氏因奸不允，本是小的杀死。”知县闻听，吩咐书吏记上了口供，自是追问何氏人头在于何处。

话不重叙。王知县一连审了几堂，李文华因受不过极刑，本是屈打成招，那知人头在于何处？可怜李文华，受了些个无数官刑，眼看待死，这话不表。

且说李文华的妻子赵氏，自从他丈夫被公差带去，等至天晚，不见回家，不由心中害怕。到了第二天一黑早，打发管家李固进县打听消息。李固不敢怠慢，急忙到了句容县衙门中，将此事打听明白，回到家中，就把“受刑不过，小主人无奈招承，王知县追问人头”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赵氏闻听，吓得面如金纸，唇似靛叶①。

不表赵氏在家中害怕，且说王知县把李文华屈打成招，追问何氏的人头。李文华受刑不过，只得屈招应承，说：“何氏的人头，被小的扔在公义村的北边，壕沟之内，到了第二天，踪影全无，想是被狗叼去。”王知县闻听，也不深究细问，吩咐书办作了文书，往上详文。一面吩咐将李文华收监，将地方、保甲打

① 靛叶(diànyè,音店业)——深蓝色的叶子。

放,说他们报事不明,叫孙兴暂且回家听传。按下此事不提。

再说江宁府的知府刘罗锅子刘大人,这一天刚然升堂,就有衙役、经承,将句容县详报的文书呈上,把封套拆去,递与刘大人。刘大人接来,举目观看。

这清官,接过文书留神看,仔细参详就理情。上写着:“卑职呈报杀人的事,李文华因奸不允擅行凶。杀了那孙兴之妻何氏女,将人头,扔在荒郊不见踪。律应抵偿该立斩,现有那,何氏的遗书作证明。卑职审清才敢详府,李文华现在监禁中。”刘大人,看罢文书上的话,说:“此事其中有隐情,李文华既然将人杀死,为何人头又不见踪?这一案须得本府亲审问,怕得是覆盆之下有冤情。我刘某身受皇恩当报效,一秉丹心与主尽忠。”刘大人想罢不怠慢,往下开言叫一声:“承差王明速领票,快到那句容小县中。速提那,因奸杀命这一案,李文华听审到公庭。王明答应接过票,迈步翻身往外行。按下承差去提人犯,再把刘大人明一明。吩咐打鼓将堂退,清官爷翻身往里行。不表大人在书房坐,再把王明送一程。出了府衙急似箭,越巷穿街快似风。离了江宁城一座,径奔句容大路行。一边走着心犯想,腹中暗自叫:‘刘壖:我瞧你,人头儿有限爱管个事,很爱私访探民情。巡抚大人也全不怕,拨回寿礼还拉硬弓。一干上司将他惧,听见罗锅子脑袋疼。今日又差我上句容县,他说是,这件事情有屈情。莫不是,知县贪赃受了贿?屈打成招定口供。王守成果有这件事,刘罗锅子闻知未必容。’这王明,思想之间来得快,句容县不远在咫尺中。”

第五十四回 私访官喜遇李傻子

且说承差王明,思想之间来到句容县的北门,进了城,穿街越巷,来至王守成的衙门。见了门上的人,把此事说明,然后把大人的票掏将出来,递与王知县的内厮。内厮不敢怠慢,接将过来,迈步翻身往里而去。进了内宅,见了本官,按承差的话说了一遍,然后将刘大人的票,递与知县。王知县接过看了一遍,不敢怠慢,站起身来,往外而走。来至外书房坐下,吩咐手下之人,将王上差请至书房献茶,然后将来意问明,又送了王明五十两银子,这才吩咐手下人,将文华提出监来,又吩咐人到公义村中,把孙兴也传来,派了四个衙役押去。王明一见,并不怠慢,站起身形,告辞了王知县,一同众人出了句容县的城,径奔江宁府而来。虽然府县相隔才六十里地,天有三更多天才来到。江宁府的城门业已关闭,只得找了个熟店住了,一夜晚景不提。

到了第二天早晨,众人起来,不敢怠慢,王明带众穿街越巷,来至刘大人住

的衙门。恰好正遇刘大人坐堂审事。王明一见，眼望句容县的四个差人，开言说：“你们在此处等候，我进去好回禀大人。”四个人答应，王明这才翻身往里而走。来至堂口跪倒，说：“大人在上，小的王明，奉大人之命，到了句容县，将李文华提到，现在衙外伺候。”刘大人吩咐：“带将进来！”这王明答应，站起身来，往外而走，来至辕门，将李文华、孙兴带定，句容县的四个差人回县而去不表。

且说王明，把孙兴、李文华二人带至堂口，在下面，王明打千回话，说：“大人在上，小的王明把李文华、孙兴带到。”大人一摆手，王明站起，在一旁侍立。刘大人座上留神，往下观看。

清官座上留神看，打量李孙二人，年纪上下都相仿，不过是，二十八九正年轻。刘大人看罢开言问：“那一个姓李的快通名！”李文华闻听将头叩：“大人青天在上听：小人是叫文华本姓李，公义村中有门庭。误遭冤枉无处诉，望大人，秦镜高悬断分明。”说罢只是将头叩，刘大人上面冷笑两声。说道是：“因奸不允你伤人命，杀了何氏女俊英。事犯情真有何辩？本府当堂快讲明！但有虚言一字假，性命难逃刀下坑！”李文华闻听将头叩：“公祖在上请听明：小人吃了熊的胆，也不敢大人台前敢说虚情。”李文华，一往从前说了一遍，刘大人闻听把话明：“孙兴就在我场院住，是你留下做长工。欺心要图他妻子，将他养活在家中。幸亏何氏多节烈，至死不从那事情。宗婆子拿银将他哄，立逼何氏女俊英。节妇那时无其奈，那时只得假应从。不肯失节心如铁，何月素，亲笔留下书一封。内里情由全写尽，留与他夫主叫孙兴。还有赃银二十两，要作见证把冤明。你一定强去奸他他不允，羞恼成怒就行凶。事犯情真当领罪，王法无私不顺情！”吩咐左右：“带下去，万恶的囚徒刀下坑！”刘大人说罢人答应，上来了承差好几名。李文华一见心害怕，“大人”连连叫几声：“不知是谁杀何氏，小人做鬼也是屈。闻听大人明如镜，胜似龙图包相公。青天不允我说话，可怜我屈情丧残生！”言罢不住头碰地，瞧他一定有屈情。大人听罢心犯想，腹内思量把话云：“吩咐左右：‘带下去，暂且寄在监禁中。’”孙兴听传讨保去，大人退堂往里行。来至书房忙坐下，张禄前来献茶羹。清官爷，手擎茶杯心犯想：这件事一定其中有隐情。我想要结这公案，除非私访细打听。刘大人想罢忙站起，眼望张禄把话明。

刘大人说：“张禄，”小厮答应。大人说：“看便衣伺候，本府今日要去私访

民情。衙门事情，小心照应。”然后传出话去：“本府偶然感冒风寒，不能理事。”张禄答应，慌忙开了刘大人皮箱，将大人的包袱取将出来，搁在床上打开。刘大人更换已毕，拿了蓝布小袍褂，又拿上一本《百中经》，两块毛竹板，诸事已毕，站起身来，望张禄开言，说：“打后门把我送出去，休叫外人知道。”“是。”小厮答应。说罢，爷儿两个并不怠慢，出了书房，迈步往后而走。穿门过院，来至后门。张禄将门开放，可喜并无外人。走将出去，张禄把那个小小蓝布包袱，递与了大人。刘大人接过，搭在肩膀上，又回头嘱咐张禄：“诸事小心。”张禄答应，关门不表。

再说刘大人，打背胡同绕过江宁府的衙门，穿街越巷，又出了江宁府的南门，上了句容县的大路，朝前而走。

这清官，出了江宁城一座，径奔句容县大路行。一边走着心犯想：只恐百姓有冤情，不辞辛苦来私访，独自孤身步下行，扮作先生将卜卖，算卦为由访事情。大人离了江宁府，迈步如梭快似风。霎时间，找到公义村中去，大人举目看分明，两边人家无其数，都是良民士与农。家家都有柴草垛，骡马耕牛闹哄哄。老叟对对闲谈话，儿童们嬉笑乐无穷。刘大人看罢将头点，腹内沉吟把话明：“此村虽然是个背道，倒也丰富不算穷。”刘大人，正然观看心犯想，猛抬头，一座古庙眼下横。举目留神往下看：供的是汉末三分关寿亭。刘大人瞧罢不怠慢，卦板掏出手中擎。“咭■呱呱”连声响，口中吆喝讲《子平》：“目今高低分贵贱，善断富贵与贫穷。求财问喜来问我，道吉言凶板钉钉。外带专治疑难病，我的那，手段高强大有名。专治瘸腿与瞎眼，秃子哑吧我也能。傻子憨格全会治，一服药，管叫你伶俐就聪明！”刘大人，他口内吆喝庙前站，招惹得小人儿们闹哄哄。内中就有傻李九，侧耳留神仔细听。方才大人说的话，李九旁边听得清。开言便把“先生”叫：“你的方法果然灵。我李九生来的愚又鲁，人人叫我傻愣葱。望乞先生治一治，只当行好积阴功。”大人闻听抬头看，打量说话人一名。则见他头上无帽光着脑袋，脸上的油泥有半指零。脖子好像车轴样，辫子都辮了毡乱哄哄。身穿一件撇肚子袄，破搭包一条系腰中。深蓝布裤子光粗腿，脚下是，鞋袜全无两脚精。刘大人看罢时多会，带笑开言把话明。

第五十五回 傻李九快口道真情

刘大人看罢多时，带笑开言，说：“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告诉我，好与

你治一治。我有三等治法，分三样的价钱：头等治法，将脑袋拿半头砖一块，砸一个窟窿，冒些傻气就好咧，要纹银一两；二等治法，将你的两条腿，用绳子捆上，高高的吊在树之上，吊一天一夜，摔出些尿屎来，就好咧，要青钱一千文；三等治法，用我一丸灵丹，你拿回家去，用凉水送下，你就躺在炕上，拿棉被蒙严，出上一身汗，立时就好，这一宗治法，要青钱一百文。三样治法，不知你要怎么治？”李傻子闻听刘大人的言词，说：“先生这头等二等治法厉害，一来是我治不起一两银子，二来是又怕打破了脑袋，冒不成傻气再得了破伤风，我再吹了土，那就大好咧！二宗治法，我也花不起一吊文，要将我倒吊在树上，吊一天一夜，白日里还好，有人看见，要问我我就说是治病呢，要到了黑家，我们这儿饥狼又多，倘或要来五六个的狼，我不能动，不用说，准被他吃了，不好。第三宗治法，倒罢了，价钱又不大，又不用砖头砸，又不用绳子捆，只用吃上一丸子药，出上一身汗，就好咧，才要一百钱。家里我妈妈现在给我一百二十文，那是我昨日与道南里周五叔家抬食盒去，得的喜钱，回来我就交与我妈妈咧。我何不到家里将这个先生的话，告诉我妈妈，把钱要了来，给这先生，好多教他与我治病。”李傻子说罢，望大人说：“先生，按这第三宗的方法治罢，你等我家里和我妈妈要钱去。”说罢，迈步就走。刘大人一见，用手一招，说：“你回来，我有话对你言讲。”李傻子闻听，慌忙站住，说：“先生，我不是瞎打落的，我真是取钱去。你要不信，你瞧，不但我走，连外头站着的这些人，听见你住了弦子要钱呢，比我跑得更快！敢你要完了钱，弦子一响的工夫，我就回来咧！等你要钱的时候我再走，看你还拦的住谁？”

清官带笑开言道：“李九留神要你听：不用你回家将钱取，我送你一丸丹药不要钱。”刘大人说罢走两步，来到那，李傻子的跟前把步停。将嘴对在他耳朵上，低言悄语问一声：“你要知道告诉我，管叫伶俐更聪明。你要是瞒哄不说真话，神灵要归罪你的傻命就坑。我问你：这村中可有个大财主？”李文华三字是他名。闻听他杀了月素何氏，孙兴告状在句容县中。知县差人将他拿去，当堂招认定口供。李文华因奸不允伤人命，难逃刀下丧残生。你可知道这件事？告诉我，我白治你的傻病倒给铜。”李九闻听大人问，不由着忙吃一惊。腹内说：“算卦的怎么知这件，莫非与李文华是宾朋？自从那日去赊狗肉，才知其中就里情。我妈说不叫我对人讲，怕的是人命官司别当轻。一向总不敢提这件，我只说此话总不说，谁知道算卦先生来问我，他倒说，白给我治病不要铜！”李九想罢低声

儿叫：‘先生留神你是听：要提这件人命事，就是那，铁面的包公也断不清！却原来内里情由难瞒我，并非文华去行凶。’刘大人又问：‘那一个，什么人杀了何氏身？’李九又把‘先生’叫：‘不必你心急你慢听：有个王八卖狗肉，煮得出奇大有名。‘狗肉王’三字他的外号，那小子杀了何氏在房中。因奸不允下毒手，他还把人头扔在粮店中。一心移祸赵子玉，皆因为无从赔他米二升。李文华，受刑不过屈招认，可怜抵偿他在刀下坑。那庙里无有屈死鬼？王知县如何断得清？’刘大人闻听李九的话，满面添欢长笑容。

刘大人闻听李傻子之言，说：‘你怎知道的这般详细？莫非是他杀人，你跟着他来吗？’李九说：‘先生，你不知道，他杀人我可无跟着他！那一天，有二更多天，偏偏的我就跑肚，正在蹲着出恭呢，我瞧见狗肉王背着桶子回来咧。素日我常听见老人家说，狗肉补肚子，吃了就好。及至我出完了恭，我想着到王八家，赔他几斤狗肉，拿回家去，好补肚子。随后我也就去了。刚到他的窗户底下，我听王八的女人说：‘你怎么带着一身血？莫非与谁打架拌嘴？’王八见问，低声开言，说：‘不要高声！听我告诉你……’他就把卖狗肉回家，打孙兴家门口过，瞧见他房中点着灯，心内生疑，只当是孙兴的女人何氏定有私情。他就跳过墙去，踹了狗尾巴。谁知他等了半天，总不见人来，他就硬去敲门，偏偏的又无插着。狗肉王一推门，他可就进去咧！瞧见何氏貌美，他就要求奸。何氏不允，王八羞恼成怒，可的孙兴桌案搁着把切菜刀，拿起来咧！不由分说，一顿刀将何氏杀死，然后把何氏的人头割下来，提溜在手中，又跳过墙来，背起肉桶子，送到开粮店的赵子玉家的房后，把一个脑袋往他家一扔，他这才回家。狗肉王把前后的情由，告诉他女人一遍。说完咧，他们就吹了灯睡了，我在他们窗户底下站着来看。我听他这个话，把我的病也吓回去咧！我一声也不敢言语，我也就回家去，把这话告诉了我妈妈一遍。我的妈妈不叫告诉人，怕的是官府知道了，又连累了我。所以我总不敢言语。今要不是你白给我治病，又不要钱，我断然不肯告诉你。’刘大人闻听，不由得满心中欢喜。

这清官，闻听李九前后话，满面添欢长笑容：‘要不是本府来私访，想明此案万不能。刘大人正然来犯想，李傻子开言叫：‘先生，快把灵丹送与我，病好难忘你的大情。’大人闻听李傻子话，说道是：‘李九留神要你听：眼下无从把丹药带，全都放在旅店中。我有个方法告诉你，回家速治莫消停：打他二两干烧酒，一个花椒一棵葱，热酒一盅吃在肚内，一床棉被把他

蒙，多多地出上一身汗，管叫你伶俐更聪明！”李傻子闻听心欢喜，说：“多谢先生你的情！”李九说罢扬长去，刘大人一见也不消停。慌忙收起毛竹板，顾不得卖卦讲《子平》。迈步翻身回里走，出了公义一座村庄。径奔江宁大路走，路程歌儿不用明，《大清传》与他传不同。此书并无桃花店，杏花村中美佳人。刘大人，一路无词来得快，进了江宁一座城。越巷穿街来得快，依旧打后门进衙中。张禄接爷将茶献，刘大人，茶罢搁盏把话明：“快传王明陈大勇，本府立刻有事情！”张禄答应不怠慢，迈步翻身往外行。登时传进人两个，刘大人，眼望承差把话明。

第五十六回 刘知府再审连环案

刘大人说：“王明、陈大勇，”二人齐声答应，清官说：“你两个休要怠慢，明日一早出城，到句容县城，西北有个公义村，那村中有一个卖狗肉的，姓王行八，外号叫‘狗肉王’，还有一个开粮食店的赵子玉，速去将他二人拿来，晚堂听审。如有懈怠徇私，定要重处！”是。”二人齐声答应。刘大人说：“张禄，”“这。”小厮答应。大人说：“将他二人送出去。”是。”二人闻听，一同张禄出了内书房。王明、陈大勇往外去，张禄回内书房，一旁侍立。不多时，秉上灯烛，一夜晚景不提。

到了第二日早旦清晨，刘大人起来净面吃茶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陈大勇、王明二人，奉刘大人之命，不敢怠慢，一黑早起来，出了江宁府的南门，迈步如梭，径奔公义村大路而走，一路无词。来到公义村中，二人举目一看：只见路北有个小酒铺，倒也雅趣。二人就到了酒铺之中，要了两壶酒，喝着酒搭讪着就问，说：“掌柜的，闻名咱们这村中，有卖狗肉的王八，说他煮得出奇狗肉。意思我们要买点下酒，也不知他在那里住？”这个开酒铺的张姓，他叫张二牛。他听承差之言，他说：“二位爷要买狗肉，就在这村西边，路北一间草房。可是独门独院，外带没有院墙——那就是卖狗肉王八的住家。”两个承差闻听，不由得满心欢喜。

他两个，闻听张二牛的话，不由添欢长笑容，说：“多承掌柜的来指教，少不得，要到他家中访问个明。”二人说着话喝完了酒，会了钱，出了酒铺向西行。不多一时来得快，到西头，二人站住看分明：果有一间草房屋，在路北，并无院墙门向东。俩承差，一齐看罢不怠慢，门外高声把话云，说道是：“家中可有熟狗肉？我二人，前来照顾老仁兄。”狗肉王，闻听外面有人买肉，他在那，房中答应往外行。一边走着心中想，说：“今日的买卖定

兴隆。昨日我，套了一只狗，又肥又大价又轻。煮熟挑到句容县，手拿八准有六百铜！”狗肉王，思想之间到外面，一抬头，瞧见承差人二名。带笑开言来讲，道是：“二位爷，要买几斤吩咐明。”大勇闻听先讲话：“要你留神仔细听，闻名你的狗肉好，句容县中有大名。我二人，特意找到此，请问贵姓与尊名？知道字号好来买，作一个主顾你可愿情？”狗肉王，闻听心欢喜：“二位爷，留神在上听，在下姓王此处住，专卖狗肉度平生。因为我煮得味道好，‘狗肉王’三字是众人称。”王八越说越得意，承差闻听不消停。解开袖子就开锁，铁线一根手中擎，迈步临近只一抖，“哗唧唧”，套在王八的脖项中。狗肉王一见黄了脸，怪叫吆喝把话云，道是：“在下并无犯王法，无故锁我主何情？”陈大勇，闻听微微地冷笑，说：“王八留神要你听，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。我们奉，刘大人的命令来拿你，为的是，因奸杀命的事一宗。还有那，杂粮店的赵子玉，刘大人，府衙立等问分明。你把我二人带了去，同到赵家粮店中。”陈大勇说罢前后话，王八闻听说：“了不成！”

狗肉王闻听，吓了个惊疑不止，少不得一同两个承差，穿街越巷，径奔开粮食店的赵子玉家而来。

不多一时，来至粮店门首，可巧正遇见赵子玉在门前站立。王八用手一指，向承差开言说：“那不是！那一个戴缨帽、穿青褂子，面朝前站着，就是赵子玉。”两个承差闻听，不敢怠慢，一同狗肉王来到跟前。杂粮店的门前，陈大勇指手开言，说：“尊驾就是那一位开粮店的赵大爷吗？”赵子玉闻听，说：“不敢，在下的就是。二位那边来的？问我在下有何事故？”陈大勇见问，说：“我们俩是江宁府刘大人打发来的，有个字帖儿你一看就明白了。”说话中间，打靴筒内把票夹子掏出来咧，将刘大人票递与赵子玉。赵子玉接过看了一遍，吓了个面目如金纸，唇似过靛叶，哑口无言。大勇他不由分说，把赵子玉也就锁上咧，拉着就走。赵子玉说：“二位上差，既是刘大人的票，我敢不去吗？望乞二位，与在下的刑具，暂且留一个体面。赵某也不是那无义之人，定叫二位过得去。”陈大勇闻听，说：“你就是有茶酒之资，想给我们的话，是不是？”赵子玉闻听，说：“正是。”陈大勇说：“你歇了心罢！你就是黄金万两，送了我们俩，叫我们营私，说句时兴的话你听听罢：老虎拉车——我们不敢（赶）。别说是叫我们卖法，昨日我这个王大兄弟，因为在城隍庙看守莲花庵的武姑子，他要抽袋烟吃，叫我们老大人打了二十五门子，眼子八成到这会还肿着呢！我们老大

人知道我还敢使钱，叫刘罗锅子知道了，怕又要眼子受惊了！”赵子玉闻听，无言可对。

赵子玉闻听无言对，默默无言似哑聋。两个承差不怠慢，拉定王赵人二名，一直径奔江宁府，顺着大道往前行。穿街越巷全不讲，来到江宁聚宝城。进了前门朝前走，迈步如梭快似风，登时来至辕门外，正遇大人把堂升。俩承差，一见往里走，来到当堂跪在尘。陈大勇开言来讲说：“大人留神在上听，小的二人领下票，公义村，锁拿王赵人二名。堂前销差要回禀。”说话间，抖下铁索手中擎。刘大人，闻听一摆手，两个承差一旁行。清官爷，留神朝下看，打量王赵人二名。大人先瞧赵子玉：穿戴齐整买卖形。年纪不过五旬上，瞧他的面貌露着老成。刘大人，又把王八看，他与赵子玉就大不同。则见他：鸭子尾毡帽头上戴，一条搭包系腰中。身上穿，粗布夹袄毛蓝布，上边的油泥有半指零。土黄布的鸡腿袜，青布靸①鞋脚下登。年貌未必有四十岁，一脸的横肉相貌凶。重眉两道是母猪眼，有几根，狗蝇胡子是黄澄澄。两腮无肉是个雷公嘴，瞧长相，光景挺值个充发还算轻。刘大人，看罢多时会，座上开言叫一声：“王八为何将人害？因奸不允就行凶！杀死何氏月素妇，如何又，把人头拿去主何情？偏遇见，糊涂虫的王知县，李文华，受刑不过认屈情。本府堂前从实讲，一字虚言狗命坑！”王八闻听将头叩：“大人青天在上听，小的虽穷多守分，并不敢无故擅行凶。不知道，那个杀了何氏女？大人硬叫我招承。望乞大人悬明镜，覆盆之下有冤情！”说罢不住将头叩，刘大人，座上冷笑两声。开言就把“王八”叫，说道是：“你的话语倒也通。未从欺压我本府，想想我，为官却与平素中。大料着，你不见亲丧不掉泪，料你不肯善招承。”吩咐左右把夹棍看，夹起这囚徒人一名。

刘大人吩咐：“把这囚徒夹起来再问！”这“众役答应，一齐上前，登时夹棍拿到，当堂一摆，这一声响震耳，狗肉王观瞧把魂都吓冒咧！自己思想说：“闻名这刘罗锅子难缠，再者我杀人是真，既然打发差人将我拿来，岂肯善罢甘休？罢了，罢了，也是我的命该如此！何苦的他把腿夹折，还得招认，倒不

① 靸(sǎ,音撒)——鞋帮纳得很密,前脸较深,上面缝着皮梁或三角形皮子的布鞋。